2017 年〈釋尊給我的生命啟示〉

釋尊略傳[1]

釋開仁編

第一節、出家前之釋尊

壹、取佛傳中接近史實的記載，來比擬釋尊之生平

釋迦牟尼佛的傳記，文獻資料分散零亂不能詳考。即就僅見於記述者，又多傳說，互有差異，更混雜了表面象徵的言辭。如要斟酌取捨，以求精確的佛傳，實非今日所能做到。現只取接近史實的記載，加以敘述，藉此比擬釋尊的教化行跡罷了。

貳、釋迦族之考察

（壹）釋迦族出生的聖者

「釋迦」的意思是「能」，為種族的名稱；「牟尼」的意思是「寂默」，為聖人的品德。總合而言為「能寂」，所以尊奉他為釋迦族中的聖人。

（貳）釋迦族之源流

一、舊傳與近人的考證結果不同

釋迦族，舊傳是雅利安人[2]，是著名的甘蔗王的後裔。[3]最初居於印度河側，向東遷下，立國於雪山腳，即釋迦種族的起源地。甘蔗王族出於古仙人瞿曇（即喬達摩）之後，所以釋迦族以瞿曇為姓氏。可是據近人考證，頗不同意這說法，而以釋迦種族為黃皮膚的蒙古人種。[4]

---

[1] 案：原文出自印順法師著，《印度之佛教》第二章，pp.13-36。香港屈大成白話初稿，呂勝強修訂。編者略為審訂及增注。（編者已徵得印順文教基金會的同意）

[2]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：
說到印度文明，開拓者是西方移來的阿利安（Ārya）人。古印度文明史的開展，通常分為三期：〔1〕殖民於五河地方時期，〔2〕移殖於恆河流域時期，〔3〕開拓南方時期。移殖恆河（Gaṅgā）時期，約從西元前十世紀起，為印度文明的燦爛時期；這又可分為三期來說明。

[3] 《長老偈經》（Thera.6.8 注）：
世有二剎帝利種姓：日種姓、月種姓，而日種姓即甘蔗王種姓，釋迦族與日氏同源，世尊乃名「日種佛陀」或「日種姓尊」。

[4] 呂澂編譯《印度佛教史略》（收於《現代佛學大系》第 23 冊，民國 13 年 5 月依荻原

二、導師的考察結果

（一）從傳記及經典來分析

1、《大唐西域記》

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記載在迦毘羅衛國以外的釋迦族，還有四國：一、梵衍那國，在雪山中，即今興都庫斯山脈的西部。二、呬摩呾羅（雪山下）國，在巴達克山的南面。三、商彌國，在蔥嶺的西南面，與印度、阿富汗接壤。四、烏仗那，在今印度西北邊省的北部，其故都貼近蔥嶺下。這四國人皆不是雅利安人。

2、《雜阿含經》、《增一阿含經》等

《雜阿含經》記載：釋尊曾入婆羅門家，被訶責為「領群特」，[5]並拒絕他入屋。如釋尊是雅利安人，不應有這事。舍衛國波斯匿王是雅利安人，而釋迦族拒絕和他談婚論嫁，兩者種族不同，確實明顯可見。

（二）從地理分佈考之，釋族非雅利安系，應為黃色人種

從地理的分佈去考證，可見釋迦族居於山嶽，南望大陸。釋迦族以孔武有力見稱；他們東面鄰近拘尸那，稱力士生地。迦毗羅衛的釋迦族，是雪山中的遊牧民族，擇居平地，逐漸以務農為生。

由蔥嶺的東面起，沿喜馬拉雅山分佈的居民，如西藏、尼泊爾、不丹，及（印度）阿薩密省者，皆為黃種人。釋迦族並非雅利安系人，是黃種人無疑。

（三）釋迦族是屬於東方的民族

毘舍離民族屬離車子族，摩竭陀人與他們通婚。玄奘指尼泊爾是離車子族。毘舍離跋耆族的比丘，曾有「佛出自波夷那」之說，釋迦族或許也出於這地。[6]

雲來《印度之佛教》編譯而成），p.14，有說到釋迦族屬於蒙古種。

[5]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（pp.54-59）有相關的考證，從中可獲悉：
一、領群特一名，在婆羅門口中，是意味著種族的卑劣。
二、釋尊為舍夷國的釋迦族人，為無可懷疑的事實。釋迦族是屬於東方的。

[6]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58：

參、釋尊之故鄉

釋迦族的居住地，在恆河支流羅泊提河的東北面，面積約三百二十方里，有盧毗尼河貫穿其間，遂分十家，各統領一城。在盧毗尼河西北面的迦毗羅衛城，就是釋迦牟尼父王的統治地方。迦毗羅衛城，即現在的畢拍囉婆，在尼泊爾南部。[7]佛元二千二百八十六年（西元 1898）一月，法國考古學家 W. C. Peppé 在這裏掘得釋迦族供養釋尊靈骨的石瓶，位於北緯二十七度三十七分，東經八十三度八分，跟法顯所記述的迦毗羅衛城相符合，釋尊的故鄉得以確定。

肆、釋尊之出身

（壹）釋尊的誕生

盧毗尼河東面有拘利城，與迦毗羅衛城自古一向通婚。釋尊父王輸頭陀那，迎娶了拘利城主阿奢釋迦兩名女兒摩耶和波闍波提為妃。摩耶夫人四十四歲時，夢見白象入胎後懷孕。翌年，分娩期臨近，依從習俗，回娘家生產。當她途經嵐毘尼園，稍事休息時，於無憂樹（或作娑羅樹、鉢羅叉樹）下誕下太子。嵐毘尼園離迦毗羅衛城東面四十里，是拘利城主善覺王的妃子嵐毘尼的別墅，在今尼泊爾的蘭冥帝。時間距今二千四百零九年前（西元前 467）的四月八日的日出時分。

（貳）出家之前的釋尊，已是不凡

釋尊出身名門，相貌端莊嚴正，有異於一般小孩，有識之士都知道他不同凡響，大家都說他在家會當轉輪聖王，出家必修成一切智，所以賜與悉達多（義成）的名字。太子出生第七日，母親摩耶去世，由姨母波闍波提代為養育。

考毘舍離的貴族為離車，而釋迦族中也有離車，如《五分律》卷一一說：「時釋種黑離車女喪夫」，可知釋迦族與毘舍離，實有血統上的關係。

[7]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p.50-51：
阿夷羅婆提河，即現在的哥格拉河；發源於雪山的北麓，經尼泊爾，東南流入於恆河。在此阿夷羅婆提河以北，雪山以南，有釋迦族。佛教的大師釋迦牟尼，即出於此族的迦毘羅城。釋尊時代的釋迦族，城邑很多，如天邑、黃枕邑、彌留利邑、石主邑等；迦毘羅是其中的首府。當時的釋迦族，是城邦制的國家，一城一聚；都有高度的自治權，總名之為舍夷國。舍夷，或作釋翼搜，釋翅或釋翅提，與釋迦同一語原 Sak，是以族名為國名而多少變化他的尾音（舍夷是女聲）。自佛教發揚以後，迦毘羅城的光榮，代表了舍夷國。

七歲時，他跟隨著名學者毗奢密多羅，學習吠陀和五明論；[8]然後又隨羼提提婆，接受兵法和武術的訓練。不用數年，無不精巧熟練。至十五歲時，父王為他舉行灌頂大典，立為太子。太子處於尊貴的儲位，享受王家物質的快樂，但內心常常不滿足。父王替他完婚，娶拘利國天臂城善覺王之女耶輸陀羅為妃。建造適應三季氣候的宮殿，並用五欲意圖令他快樂。怎料太子另有領會，有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呢！

第二節、出家

壹、釋尊出家

悉達多太子在二十九歲時十二月八日夜半（或說十九歲、二十五歲），捨別父母妻兒和臣民，偕同侍從車匿，悄悄離開迦毗羅衛城。走至跋伽婆仙人所居住的樹林中，剃鬚髮，穿僧伽梨，派車匿回報。淨飯王大驚，派使者想召他回來，但不成功，因此命憍陳如、跋提、婆師波、摩訶男、阿說示留下侍奉太子。

貳、釋尊出家之動機

（壹）時代之政、教變遷

一、佛元前 6 世紀

釋尊出家的動機，即是佛教化度世間目的所在，這點應稍作說明，以體現釋尊的意旨。雅利安民族最初移居於五河地方，勇敢善戰，誅殺舊住民族，並加以奴役，階級制度由此興起。當時政治上沒有專政和濫徵賦稅，採用選舉制或世襲制，以家族為中心，組成一族一族的小國。宗教上則崇拜自然神明，

---

[8]（1）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2(大正 51，876c17-24)：

七歲之後，漸授五明大論：一曰、聲明，釋詁訓字，詮目疏別。二、工巧明，伎術機關，陰陽曆數。三、醫方明，禁呪閑邪，藥石針艾。四、謂因明，考定正邪，研覈真偽。五曰、內明，究暢五乘因果妙理。

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：（舊曰毘陀，訛也）。一曰、壽，謂養生繕性。二曰、祠，謂享祭祈禱。三曰、平，謂禮儀、占卜、兵法、軍陣。四曰、術，謂異能、伎數、禁呪、醫方。

（2）良山集《初學題額集》卷 1(B32，596b16-18)：

補註名之內五明。外五明者，前三同內，四、呪術明，五、符明也。（已上）

助宣記云：外五明者，前四名同內，五、符印明也。（已上）

未談及出世解脫，這是佛元前六世紀（約西元前 10 世紀）的情況。[9]

二、佛元前 6 世紀後，至佛元前 2、3 世紀前

其後，雅利安人沿恆河東下，進入豐沃的平原，農業勃興，文化大開，婆羅門教學者創立四姓之說，視之為神聖，有不可踰越的限制：婆羅門是專責宗教事務的祭師，剎帝利是獨占軍政的武士，吠舍是務農工商的平民；這三個階級都是雅利安人，同樣有誦《吠陀》[10]祭神的權利，並且可依這宗教而得到新的生命。第四個階級是首陀羅族，即被征服者，他們要用勞力從事低賤的工作，沒有祭神重生的權利。當時的宗教儀式、制度及神學，均燦然可觀、內容完備，論理繁雜瑣碎，融入神秘的咒術。所謂「《吠陀》天啟」、「祭祀萬能」、「婆羅門至上」這婆羅門教三大綱領，就在這時確立。[11]

---

[9] 高楠順次郎、木村泰賢著《印度哲學宗教史》，pp.28-30：
印度思想史之分期：
(1)天然神話時代（西元前 1500～1000）：《梨俱吠陀》為代表聖典。
(2)婆羅門教成立時代（西元前 1000～500）：吠陀→梵書→奧義書。
(3)教派興起時代（西元前 500～250）：佛教等反婆羅門思想之教派。
(4)佛教隆盛時代（西元前 250～西元 500）：統一印度英主阿育王為代表。
(5)婆羅門教復興時代（西元 500～1000）：綜合佛教等教派。
(6)印度教全派成立，回教侵入時代（西元 1000～1500）：印度教所有諸派，大約成立於此時。
(7)現時代（西元 1500～）：基督教等外來宗教加入。

[10] 高楠順次郎、木村泰賢著《印度哲學宗教史》，p.39：
吠陀（Veda）：「智識」之意，婆羅門謂此乃古聖人受神之啟示而出，悉為神智聖智之發現，故有此名。又有「明論」、「智論」等意譯及「韋陀」之音譯，「（三）吠陀」為印度最古之聖典。是用於祭祀之讚歌。

[11]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〈一、佛教興起與印度的時代文明〉，pp.1-2：
阿利安人向南移殖，以拘羅地方（Kuruksetra）為中心，到達恆曲一帶，這是婆羅門教（Brahmanism）所說的「中國」。教典方面，先集出古代傳來（部分新出）的讚歌，為《梨俱吠陀》，《娑摩吠陀》，《夜柔吠陀》——三吠陀，吠陀（Veda）是用於祭祀的讚歌，對祭祀儀式的規定，祭式及讚詞的意義，更作詳盡記述的，成為《梵書》。那時的教義，確立了**婆羅門教的三綱：吠陀天啟，婆羅門至上，祭祠萬能。**
「**吠陀天啟**」是：古代傳下來的宗教讚歌，看作神的啟示，作為神教最有力的權證。
「**婆羅門至上**」是：神的啟示，分人類為四種階級：祭司的婆羅門（Brāhmana），武士（王）的剎帝利（Ksatriya），自由工商的吠舍（Vaiśya）——都是阿利安人，享有宗教的再生權。非阿利安的原住民，成為被奴役的首陀羅（Śūdra），死了完

三、佛元前 2、3 世紀之時代公意——期盼轉輪聖王或一切智者的出現

（一）宗教：思想解放，即陷於混亂之局——舊說弊而新學罔

直至佛元前二、三世紀（約西元前 6、7 世紀）中，在政治與宗教方面，均有顯著的變化。祭祀萬能的說法，已不能滿足人心；窮究事理和人性，追求徹底解脫的風氣，順隨《森林書》[12]、《優波尼沙曇》[13]的出現，而日漸盛行。厭世出家修行，以達至神我的解脫，成為一時的風尚。婆羅門的教權，雖然仍有人支持發揚，但因為這宗教拘泥於傳承形式，嚴分階級、著重祭祀，已不足以適應時代。再者，婆羅門依仗宗教，卻營生於家族生活，漸趨於腐化，又混雜神秘咒術，以致於日益泛濫，至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有心之士，慨然而起，否認《吠陀》，形成反抗婆羅門教的學派。然而，思想一旦釋放，即陷入混亂的局面：或否認道德的價值；或創說自然為萬物根

事，名為一生族。嚴格的階級，出於神的意思；作為祭師的婆羅門，地位最崇高。「**祭祠萬能**」是：神與人的關係，依於祭祠，祭祠為宗教的第一目的。進而以為天神，人，世界，一切因祭而動作，因祭而存在；天神也不能不受祭祠的約束。此外，古代阿闥婆阿耆羅（Atharvângiras）傳來的，息災，開運，咒詛，降伏的咒法，為一般人民的低級信仰，來集為《阿闥婆吠陀》。

（2）高楠順次郎、木村泰賢著《印度哲學宗教史》，pp.150-151：

哲學的讚歌註釋：

以上譯出之讚歌，其初以何種次序誦出？原不能明。若尋其思想之脈絡，其間自有可以見出相互連絡之關係，今理解之如次：

第一，無有讚歌乃詩人苦心欲求萬有之本源，遂達於唯一之實在（Tad ekam）之點，然終不能進至其本相與名稱而止。

第二，生主歌，詩人進一步探究唯一實在之本相，特求祭之主神，終發現所謂生主（Prajāpati）之人格神。由是成為第三之造一切歌，於一切（Viśvakarma）之名之下，稍詳說其祭神之形相，且進而欲由萬有神教方面解之。更於第四祈禱主歌移原理於祈禱主之名，以求宇宙之創造與祭典之作法之對稱，且有幾分欲綜合以上三讚歌思想之形跡。至最後第五原人歌，則求大原理於具體的原人，由一神的汎神觀之立場，模仿祭典之作法，而將萬有造化之狀況，詳細說明之，於是成《梨俱吠陀》創造觀之結末之狀。

[12]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〈二、佛教興起與東方印度〉，p.71：

拘羅地方的梵書，通常分為三部門，即儀規、釋義、吠檀多。吠檀多的意義，即吠陀之終極。梵書中的森林書，闡述吠陀的精義，即理智與理性的；奧義書從此流出，大大的在東方發展。關於儀規與釋義，即行為的與事相的，為婆羅門教祭典的重心。

[13] 高楠順次郎、木村泰賢著《印度哲學宗教史》，pp.231-232：

奧義書為 upa-ni-sad（優婆尼沙曇）之梵語合成語。此詞的語意 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。就語源上說，它有「對峙」、「親近接觸」之意。可能取師徒之間「近坐」（傳授秘密教義）的意思，但在所有古文獻裡， 對該字的意義都沒有明確的敘述。

源的說法；或從事殘酷的苦行；或修枯寂的禪定；或作詭辯論說；或倡導唯物思想，追求現世五欲之樂。舊說有流弊而新學又令人迷惘，何時能出一切智者來撥亂反正呢！

（二）政治：群雄分立，相為爭伐

在政治方面，自雅利安民族東移恆河流域以來，在東方被征服的民族，受吠陀文化啟發逐漸興起。王位多世襲，不再選舉，養兵鞏固權位，既為了同族兼併之戰，又為了反雅利安族之爭，摩竭陀國與憍薩羅國的對立，便是最顯明的例證。群雄分立，相為爭伐，東方新興民族的勢力，逐漸超越在雅利安族之上。可是，時世荒亂，人命朝不保夕！何時有一施仁政、統一閻浮提，提升人民生活至盛世的輪王出現呢！

（三）小結

不做世俗人間的轉輪聖王，則為超越世俗、眾生導師的一切智者，釋迦族以此期待釋尊，實是這個時代人心的共同意向。

（貳）釋尊的出家動機

當時政治和宗教的趨勢既已明晰，可以進一步討論釋尊出家的動機了。

（一）釋尊自小就萌生社會救濟與生死解脫之道心

相傳父王曾陪同（悉達多）太子出遊，觀察農耕。在田間的農夫赤身裸體，辛勤地耕作開墾，容貌和身形枯瘠，日光炙熱，汗流浹背，困乏饑渴，又不能休息。耕牛疲憊時，受到鞭策束縛之苦；在耕場小土堆之下，都有蟲爬出，雀鳥飛來，競相啄食。太子有感於農奴貧病，眾生互相殘殺之苦，悲心油然而生，因而移坐在閻浮樹下，寂靜地思考救濟的方法，隱隱然萌生出家的志向。釋尊頓入出家修道的最初心念，社會救濟與生死解脫，實兼而有之。又有傳說：太子曾遊觀四門，遍見了老、病、死的苦難，後來體見到出家的安樂，厭世出家之心與日俱增。這些不必視為事實，要點在於釋尊經常耳聞目睹塵世可厭、解脫為樂，因而出家。所謂遊觀，特別用來象徵他內心的感悟而已！

（二）從迦毘羅衛之國政來探索，可知釋尊乃謀生死之解脫，兼求淑世善生之道

相傳釋尊出家的動機，便如上述；我曾於迦毘羅衛的國政，也有所發現。迦毘羅衛國的土地不足百里，受憍薩羅國的控制，但種族不同。憍薩羅國王在釋迦族中徵求妃子，釋迦族不想與異族通婚，而又不敢反抗。迦毘羅衛國面積狹小，位居偏僻，身處兼併的亂世，強盛的鄰國虎視眈眈，實難以生存。佛在世時，迦毘羅衛國即為憍薩羅國所滅，便是明證。舍衛國波斯匿王妻末利夫人信佛，波斯匿王猶多嫌怨言辭（與憍薩羅國爭霸的摩竭陀國王頻毘娑羅，卻有願意分出國土與釋尊一起統治之說，這頗值得細心體會）。釋尊應感受到國家民族的苦難啊！不做世俗人間的轉輪王，則為一切智人，兩者不相兼，也不相背。捨棄無可作為的祖國，追求生死的解脫，兼且謀求濟世善生的方法，釋尊遂毅然出家。

參、出家六年，求道為務

（壹）習深定及艱苦行，然亦終無所獲

釋尊忘記塵世，每日以求道為要務。他曾南行探訪居於毘舍離城北的阿羅邏迦藍。阿羅邏迦藍主張「超越一切存有，而止住於無所有的定境」為解脫。釋尊認為道理未圓滿，再探訪鬱頭藍弗，他居於王舍城外的森林，以「非想非非想」為涅槃，即泯沒了「想」、「非想」的差別，而止住於平等寂靜的知見。[14]釋尊知道這教法仍不究竟，遂放棄了，繼續前行，停留在槃荼婆山。他走入王舍城乞食，頻毘娑羅王接見他，力勸他還俗，釋尊謝卻了。頻毘娑羅王轉而約請釋尊如得道先來化度。然後釋尊往優婁頻羅村的苦行林，與苦

[14]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74：
《中阿含・優陀羅經》（卷二八）與《羅摩經》（卷五六）等說：釋迦最初所參訪的阿羅邏迦藍與欝陀迦羅摩子，都是專心瑜伽的教徒（也有說為釋迦說數論教義的）。從後代傳述的數論教義看來，他輕視祭祀儀式；重視個靈（否認一元的大梵，但也有承認的）；否認階級，甚至說首陀羅、女人、鬼神，都可以學數論得解脫。他雖被攝為婆羅門教的統系，實有接近佛教的地方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11-12：
為了求得解脫，向南遊行，參訪了阿羅邏伽羅摩（Ārāḍa-kālāma），鬱頭羅摩子（Udrakarāma-putra），學習高深的禪定。

行者一起修行，嘗盡苦楚，努力實踐不退縮，但最終無任何收獲。

（貳）捨苦行，於伽耶山之畢波羅樹下，誓願成佛

因而領悟到苦行並不可行，於是改變計劃，希望於禪定中觀察得證。釋尊先走到恆河支流尼連禪河，脫衣洗浴；接受牧羊女善生供養的牛乳粥，慢慢恢復氣力。憍陳如等五人看到，以為他修道心退失，生起誹謗的心念，捨棄他而走到波羅奈。釋尊獨自行走，於伽耶山的畢波羅樹下，敷設吉祥草，結跏趺坐，立下「不證成真正的覺悟，不從這座處起來」的誓言。這時悉達多已出家六年了（或說十二年）。

第三節、成正覺

壹、釋尊在菩提樹下成正覺

釋尊用大悲、大智、大精進力，宴坐禪思了四十九日，破除魔眾的障礙，得到宿命、天眼、漏盡三種神通，於二月八日明亮的星星出現時，廓然圓滿地覺悟，證成正覺，得到「佛陀」一名。今印度巴特拿城南七十里，有伽耶城；離城八里，叫佛陀伽耶，即釋尊成道的地方。他坐過的畢波羅樹，因釋尊曾在樹下悟道，遂稱菩提樹，今日尚存。

貳、佛正覺緣起，異於外道，為佛法的特質

所謂成「正覺」，簡要來說，就是正確地覺悟世間的實相，成就智慧，生死輪迴永遠止息。佛陀追述悟道的經過，不外乎正覺緣起的生滅。釋尊曾以「我說緣起」揭示跟外道不共相異之處，以此作為佛法的特質。

（壹）印度外道

生死之大苦，由於業力而輪迴不息，為印度學者共同相信。然而，一涉及大我、小我、本體、現象等說法，則完全陷入矛盾。他們探究宇宙本源而建立「梵」，探究個人的主體而建立「我」，再融合兩者。這樣的話，如以梵、我為同一，則一解脫，一切都解脫；如以梵、我為相異，則跟梵、我一體的說法不符合。他們論說世間現象時，指從本淨的梵我，生起迷妄苦迫的世間。

無論解說為如形與影、水與波，或如父與子，但皆以本淨為迷妄之因，終不能解決這矛盾。如以迷妄與淨我，同為無始以來已存在，便陷入兩個本元之矛盾，失去本來的宗旨了。假使真的有兩個源頭，真、妄又如何聯繫而構成流轉呢？如真我不曾變異，又如何談得上離開迷妄而獨自存在呢？

（貳）釋尊正覺緣起無我，徹見生死之實相而成正覺

釋尊正覺緣起，知道病因在於執著有「真我」，既無「我」為宇宙的本源，也無「我」作為輪迴的主體，世間只有惑、業、苦相互緣起的鈎鎖連結。由緣起以達至無我，便能透徹地看見生死的實相，得到解脫。「成正覺」的意思，便是這樣。

參、緣起正觀

（壹）「逐物流轉」之緣起觀（老死，生，有，取，愛）

一、流轉緣起

（一）老死

釋尊在菩提樹下的正觀，了知人有身、心演變的「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」，有人事糾紛的「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」，也有自然缺陷的「求不得苦」，悉數沈沒於「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」的大海，無法脫身。

（二）生

就這些苦而探究原由，知道眾苦的原因在於承受業報而出「生」。有「生」即有苦，苦實在是一出「生」便具有。如是，一般人普遍的樂生厭苦之情，真也是顛倒之極了。

（三）有

我們為什麼會有「生」而為眾苦所迫逼呢？這必定是有能「生」出「身、心」的因緣存在。這種存在，稱為「有」。說明白點，就是以業力熏發，而構成身、心的潛能存在。

（四）取

而業力熏發構成身、心的潛能，其因緣則是由於執「取」。什麼意思呢？在內妄執有自我，向外或追求五欲，或執取顛倒的見解為正確、邪行以為清

淨，於是身、口、意三業頻繁活動，而招集出未來身、心的苦的根本。

（五）愛

追逐執取一切，又以欲「愛」染著為原因。故於欲、色、無色「三有」相續輪迴的有情自體，跟他們所執取的三有境界，像磁鐵般相吸引而不捨離。取著不停止，促成放縱自己、役使外物的業行。釋尊曾敍述道：「當知道因愛便有求，因求便有利，因利便有用，因用便有欲，因欲便有著，因著便有嫉，因嫉便有守，因守便有護，因護的緣故，用刀杖互相爭訟，做無數惡事」。又說：「以欲為本的緣故，母親跟兒子諍訟，兒子跟母親諍訟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親屬輾轉相諍訟，更競相說惡事，何況是其他人呢？以欲為本的緣故，人民相共諍鬥，國與國相共諍鬥，他們因鬥爭互相憎恨的緣故，用種種器杖輾轉相害」。

二、還滅緣起

「愛、取」是未來生死的動力，也是現在「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」三苦的原因；所以，節制「愛、取」，就是樂生的王道政策；根絕「愛、取」，便為厭苦、離欲、解脫的聖道法門。釋尊因此出家，現今正觀緣起，而得到解脫。追逐物欲而流轉、離開貪欲得解脫的緣起正觀，是正法的根本。釋尊初轉法輪時，曾歸約為「四諦」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為「苦諦」，愛為「集諦」，愛滅為「滅諦」，以厭苦、離欲、解脫的方法為「道諦」。

（貳）由五支再推演出十二支緣起說

一、「觸境繫心」與「生命依持」之緣起觀

緣起不外乎這五個階段（老死、生、有、取、愛）。然而，考究釋尊的教化，仍有闡述緣起的內容而詳加說明的，即從探求接觸外境、縛繫於心的歷程，而達至身、心相互依存的開展。現順其次序略為敘述：「識」進入母胎，因而有「名、色」的開展。「識」與「名、色」相依不離，這一世的生命於是相續「而安住」。「名、色」開展有「六處」。「六根」跟「六境」相互交涉，則有六根、六境、六識三者相接「觸」，產生出來的認識作用。此時，識觸

若與無明相應而起，則不明白緣起，味著苦樂的領納感「受」，而「愛」著就產生了。「識、名色、六處」，同為前生的惑、業所引生的身、心。雖然「識」是這一階段生命開展的初始，然而它是苦果，而不是苦因。所以如想解脫未來的「生死」，應滅除「與識觸共俱的無明」，而不是滅除「識」。

二、「死生本源」之緣起觀

釋尊又把這涵義推論闡述：識是無始以來相續不斷的苦果，不用勞神消滅它，消滅無始以來相續不斷的惑、業便可以了。以過去的「觸俱無明」為「無明」，以過去執著外境，所追逐而作出的一切身、口、意的業行，為「行」；因此，必定「無明」消滅然後「行」而消滅，「行」消滅後「識」才會消滅。

（參）結說

釋尊在緣起正觀中，知道生死的原因在於「愛、取」的行為，染愛以無明為根本。由於無明的蒙昧無知，不察覺到生死是惑、業、苦三者緣起的連結，而好像有自我者存在。有我則有我所，愛有「自體愛」、「境界愛」；取有「我語取」、「欲取」等，放縱自己，競逐物慾，苦輪常恆運轉不止了。一旦緣起正觀成就，無明消滅而明生起，無我也無我所，脫離無因、邪因等邪惡見解，愛欲自然離開而得到解脫，有如旭日初升，長夜永別一樣。自己覺悟，自己證悟：「我的出生已到盡頭，清淨的修行已確立，應當做的都已完成，不再承受後世的生死輪迴」。釋尊正覺而成佛，就是這樣。

第四節、轉法輪

壹、釋尊成正覺後之思惟

（壹）釋尊乃鑒於時代根性之難化，而作長時間之思惟

釋尊成就正覺了，想把領悟到的正法，化度啟迪有情，實現現世樂、後世樂及究竟樂。然而，鑒於是時有情的根器，積習深重，難以挽回，委實難於宣知追求正覺的本來心願，因此，於五十七日中（或說是三七日、一年等），經過長時間獨善其身的生活，思考應世教化的方法。釋尊曾感慨地說：「我的教

法甚為深妙，沒有信心，如何得悟解呢」？「我所辛勤證悟的，直接明白的宣說卻將徒勞無功」,「我寧可不說法，快快證入涅槃」,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話啊！甚深法不易說，即使說了，也是難以信奉和實踐的法門。這法門，或可解為緣起及緣滅，或解作緣起性空，或解作一乘的實相；所說不必相同，而不違背緣起正法，則是一致的。

（貳）釋尊不忍眾生長夜受苦，決定弘揚適應時代的方便教，以暢正覺之本懷

緣起正法，不單單證悟它以求寂滅出世；由於「眾生貪著阿賴耶，欣樂阿賴耶，喜歡阿賴耶」,而不容易；就算將緣起正法解釋為和樂順世，也不是「剎帝利用武力、吠舍用財力、首陀羅貧弱不能振作」的這個時世所能明白。傳說有梵天來請求，佛陀乃因此而弘布他的正法，這豈不是有感於婆羅門文明有待救濟，不忍心這世間永遠陷入黑暗嗎！經過長期的深思熟慮，決心唱說此一能適應時代的方便教法，而把真實道理寓意其中，漸漸匡正教化，以達暢盡佛陀自覺覺他大菩提的本來心願。

貳、釋尊展開淨化人心的教化事業

（壹）釋尊去波羅奈途中，遇二商人及異學阿耆婆迦

釋尊前往波羅奈途中，遇到商人提謂和波利，他們以麥碎、蜂蜜獻佛，接受三歸依後離去，是得到「佛財分」的最初弟子。途中釋尊又遇到外道阿耆婆迦，他頂禮問佛的師承，佛回應說：「我是最尊最勝的，不執著一切法，所有愛欲已盡的解脫者，無師而自得正覺！」又問佛去那處，佛告訴他：「我去波羅奈，擊打微妙甘露鼓，轉動無上法輪，世上未曾有人說過」。聖者智慧透徹，洞燭先機，確實得到證悟無疑！

（貳）釋尊至鹿野苑度五比丘，初轉法輪開示中道法

一、釋尊以中道法度五比丘，此時世間乃三寶具足

佛到波羅奈鹿野苑，探訪憍陳如等五人。五人見他來了，初時以為他的淨行退墮，相約不行禮；但當佛來到，他們不自覺肅然起敬。佛告說：「我即是佛，具備一切智慧，寂靜、無漏，心得自在。你們來了，當向你們開示佛法，教授你們。你們應聽聞，如我所說般修行，即於現世之身，得以證悟，解除

各種漏」。五人於是執弟子禮，即所謂五比丘。五比丘對佛捨棄苦行，感到疑惑，佛進而教誨說：「有兩種障礙：第一、心執著六塵欲境而不能離，是不能解脫的原因。第二、不正確思惟，自苦身心，而求出離生死，永遠不得解脫。離開這情欲求本的極端兩邊，即是中道，精進修習，便能達至涅槃」。這所謂「中道」，即八正道，為佛教精義所在；利益自己、利益他人，皆應於八正道中求之。這是就教授的核心立言，如詳細顯示生死流轉的苦痛及其原因，以及解脫生死的聖境、離苦得樂的正道，就是四諦，見載於《轉法輪經》等。五比丘聞法後，憍陳如首先悟入正法，因此得到「阿若憍陳如」的稱號。其餘四人亦相繼證悟，全部成為阿羅漢。人間三寶乃具足，世上共有六名阿羅漢。

二、釋尊初轉法輪創四諦之說，此法乃普遍不變真實之法則，亦為釋尊所證與所說的內容

苦……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…… 如　病

苦之集……「後有愛、貪喜俱行愛、彼彼喜樂愛」…… 如病源

苦之滅……愛滅…… 如病癒

苦滅之道……八正道…… 如　藥

這四諦的創新說法，即所謂初轉法輪。在轉法輪中，法是規律的意義。就道諦來說，即修行的正確軌跡，解脫者所必定依從，因此說：「法，即八正道」。就四諦來說，即一切普遍不變真實的法則。依緣起而生死流轉是「苦集」，依緣起而還歸寂滅是「滅」，由生死流轉至歸於寂滅的修行之路是「道」。世間和出世間，必然而不容變異的規律，稱為「法」。緣起法，是本來如此（非任何人創作的），稱為「法性」；緣起法則，過去如是，現在如是，未來也如是，有其不變性，所以說是「法住」；法各恰如其本分，秩然不亂，在緣起法則下，因者因，果者果，前者前，後者後，上者上，下者下，有其一定的決定的秩序與位次，稱為「法位」或「法定」；緣起法為一切事物的相依性、

普遍性，稱「法界」。是真，是實，是諦，是如，釋尊所證所說的，就是緣起法。

三、轉法輪喻來自印度古說，有轉動正法之意，故稱為法輪常轉更為契合

根據印度舊有的說法，統一閻浮提，用正法教化世間的大王，名轉輪王。輪是輪形的武器，當大王舉行即位典禮時，會有輪寶飛來呼應。用輪寶的力量，由近而轉向遠方，摧毀一切怨恨仇敵，然後轉輪王的教化遍及天下。今借來比喻佛說法，由自己而轉及他人，摧破一切異論惡見，然後佛的教化遍及世間。《大品經》揭示「不轉不還」[15]的說法，知道轉有運動推進的意思。在鹿野苑佛最初推動正法，故獨得轉法輪之譽，其實「法輪常轉」，轉法輪不必局限指初次說法。

（參）釋尊初轉法輪後，初創和樂僧團之制度

一、佛傳中有連續記載之事蹟：釋尊的初期弟子惟限男眾，以從其他教團中來者為多

（一）釋尊創僧團已，諸多外道投入佛法，佛教之勢日張

佛化度五比丘後，即在波羅奈稍作停留，禪思、經行、教授，初次創立和樂清淨的僧團制度。波羅奈有長者兒子耶舍，及親友多人，聞風歸依，並一起出家證果，世間於是有六十一名阿羅漢。滿慈子、大迦旃延、娑毘耶，都捨棄外道，信靠佛法。過了雨季，釋尊派遣弟子遊化人間，他則獨自前往優婁頻羅聚落，化度了事火的婆羅門迦葉氏三弟兄，及他們的弟子千人，佛教聲勢日益擴大。

（二）釋尊憶頻毘娑羅王之約，赴其城以度化之

釋尊憶起與頻毘娑羅王的約定，他帶領千名比丘前往摩竭陀首都王舍城。頻毘娑羅王聽聞，率領臣民在郊外迎接。當他見到迦葉三兄弟都成為了佛弟子，信心更增。王聽聞佛法，得初果法眼淨。於是在王舍城旁迦蘭陀長

[15]（1）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1〈40 照明品〉（大正 8，302b4-6）：
世尊！般若波羅蜜能轉三轉十二行法輪，一切諸法不轉不還故。
（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 62〈40 照明品〉（大正 25，497c21-23）：
是般若波羅蜜中，無自性故，說諸法不轉生死中，不還入涅槃。不生故不轉，不滅故不還。

者的竹園，興建精舍奉佛，這是國王信佛的開始，也是佛教僧寺建立的開始。

（三）釋尊成道第四年度化雙賢弟子及摩訶迦葉

釋尊的兩大弟子，舍利弗、目犍連，於佛成道第四年歸依佛陀。二人初時從刪闍耶外道出家，常常惆悵未能聞道。一日，舍利弗入王舍城，見阿說示（五比丘之一）的威儀肅穆，身心安樂，於是問他的師承，阿說示答道是「釋氏大沙門」。舍利弗詢問他所學，他用緣起偈回答：「諸法依因待緣而生起，如來說其因；諸法依因待緣而滅，這是釋尊大沙門說的」。舍利弗聞後，得法眼淨。他回去告知目犍連，目犍連同樣得悟，於是他們帶同二百五十名弟子，到竹園精舍出家。[16]當時有摩訶迦葉其人，出家修習厭離世間的法門，一向為國人宗仰。他於王舍城多子塔前遇到佛，因此迴心，轉入佛教，自言「如沒遇到佛，也會成為獨覺」。

（四）釋尊成道第六年度化釋種出家

釋尊成道第六年，淨飯王病了，派優陀夷迎接佛陀，希望在生前有幸能見一面，並於尼拘律園預建精舍接待。釋尊帶同弟子回迦毘羅衛國，為釋迦族說法，淨飯王得道證悟，宮中人多受戒。但當佛度異母弟難陀及兒子羅睺羅出家時，淨飯王十分悲傷。釋尊逗留七日，便告辭返回竹園。當他抵達末羅族的阿奄比耶村，釋迦族的阿那律、阿難、金毘羅、提婆達多等人追蹤趕至，請求成為弟子；或有說這是出自淨飯王的意思。理髮師優波離，

---

[16]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p.13-14：
如實的說：佛法本來如是，是無所謂深不深、難不難的；如果說是深是難，那是難在眾生自己，深在眾生自己。如過去善根到了成熟階段，佛法可說是並不太深太難的。如釋尊在王舍城（Rājagṛha），異學刪闍耶（Sañjaī-vairaṭīputra）的上首弟子舍利弗（Śāriputra），見五比丘之一的阿說示（Aśvajit），威儀具足，諸根澄淨，就問他老師是誰，學什麼法？阿說示簡要的說：「諸法從緣起，如來說是因，彼法因緣盡，是大沙門說」。舍利弗聽了，當下就悟入，得法眼淨。舍利弗回去，他的好友大目犍連（Mahāmaudgalyāyana），見舍利弗的神色澄淨，問他得到了甘露嗎？舍利弗將經過告訴他，也說了「諸法從緣起」偈，目犍連也悟入了正法。於是二人率領了二百五十弟子來見佛，成為佛的弟子。這不是言下直入嗎？也許有人要說：舍利弗與大目犍連，一向是從刪闍耶修行，早已成就戒，成就定，所以能直下悟入。

也於這時出家。後世所傳的十大弟子，除解空第一的須菩提似乎出家較晚外，其餘都是釋尊初期的弟子。

二、佛傳中無連續的記載：此後至涅槃

從這時至佛入涅槃，無連續的記載，只有他曾遊化的地點和所曾教化的弟子，散見於聖典中，據此才可見釋尊之生平概略。

（一）釋尊教化四十五年的地點

釋尊教化共四十五年，足跡所及，東至瞻波，西至拘睒彌及摩偷羅，南至波羅奈，北至迦毘羅衛：仍未出恆河流域以外。他常居住說法的地方，不是信徒奉獻的精舍、園林，就是水邊、樹林下，大多以清淨並適宜教化為主。當中較出名的，有王舍城的竹園、靈鷲山、溫泉林，舍衛城的祇園、鹿子母講堂，華氏城的雞園，波羅奈的鹿苑，毘舍離的庵羅園、重閣講堂，獼猴河畔的牛角林，迦毘羅衛的尼拘律園，拘睒彌的瞿師羅園等，而佛在竹園及祇園的時日最多。

（二）釋尊度化的比丘尼

釋尊初期的出家弟子，只限於男性的比丘，其中以其他教團來投者為多。當釋尊首次到王舍城時，已有一千二百五十名弟子。佛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，自淨飯王去世後，也求度出家，佛初時不答允。及後因為阿難的請求，佛始容許她出家，於是有了比丘尼。比丘尼中，如耶輸陀羅、蓮華色、曠野等，亦很有名望。

（三）釋尊度化的在家弟子

歸依佛的在家弟子，男稱優婆塞，女稱優婆夷，為數頗多。上自王公貴族，下至乞丐、淫女等，無不為釋尊的慈悲所收攝。優婆塞中有名的，如摩竭陀國王頻毘娑羅、阿闍世王、憍薩羅王波斯匿、頻毘娑羅王的侍醫耆婆、大臣雨勢，舍衛城富商須達多，釋迦族的釋摩訶男等。優婆夷中有名的，有頻毘娑羅王的妃子韋提希，波斯匿王妻末利夫人，須達多的妻子善生，舍衛城的鹿子母夫人，毘舍離的淫女庵摩羅等。這些在家的弟子，很多也

證果，以及能討論深奧的佛法。

參、釋尊之法教與律制

（壹）釋尊之法教

一、言教

釋尊的說法，不求深邃理論的闡述，不以苦行奇事迷惑信眾，只用簡明切實的教旨，向人宣示中道法門。務求令聞法者，都能隨著自己的才分和能力，除惡修德，淨化內心。

二、身教

（一）釋尊之身教

佛法在恆河兩岸流傳，就像春風時雨，遍化無遺，固然由於說法的巧妙，解脫法門的純正，以及適應時代和根性的要求，其實也有賴釋尊的崇高德性、悲憫心懷、平等精神、親自躬行，以身教者居多。

釋尊與弟子，亦師亦友。「我不統領攝受僧眾」，「同坐解脫床」，而不會像異教者以神的兒子、神的使者，或統領者自居。把受施的物資轉給僧團，而不會厚待自己。他每五日巡視比丘房一次，為病比丘洗滌身體，為盲比丘穿針，也會向小比丘懺摩。當釋尊聽聞弟子病了，會不辭勞苦，為他們奔走；憐憫人們的愚癡，不嫌棄他們誑騙佛。凡為釋尊的慈祥誠懇所感化者，皆自尊自律，道德與日俱增。當阿難講說「精進覺支」時，佛忘記疾病，起坐聽講；當他聽聞佛堂中有人說法，也會久立門外傾聽，可見釋尊敬奉正法的態度。

釋尊對人世間的平和安樂，慈悲為懷，兼濟萬物，也有可說的事跡：釋迦族與拘利族爭水，釋尊從老遠過來為作和解。毘舍離爆發大瘟疫，釋尊親入疫地化解。釋尊也曾教導跋耆族治國七法不危之道；勸阻琉璃王撤回殘害人民的軍隊；止息阿闍世王東征的圖謀；化度了惡人央崛利魔羅，令旅客得益。就這數件事，足見釋尊如何重視現世人群的安樂！其餘像倡導四姓平等之教，指斥祭祀，訶責苦行，嚴禁咒術，糾正印度文明的偏頗，尤為世人熟知。

（二）聲聞弟子之身教

門下的聲聞弟子，為當時的積習所蒙蔽，有一些人或未能深切體會到釋尊的本懷；可是，如畢陵迦婆蹉抵禦盜賊，富樓那化度粗獷的邊地民眾，目犍連殉教等，卻也足以稱道。在家弟子，尤多難能可貴的德行：如釋摩訶男自殺救同族；末利夫人飲酒救人；須達多和梨師達多等，把所有資產都施與四眾弟子。

（三）小結

佛及弟子的高尚品行和大德，便是這樣，他們的教學感化所及，自然也就吸引大眾歸仰跟隨了！

（貳）釋尊之律制

一、初期出家弟子根利，無須制戒律

初期出家的弟子，多年老及久學的，厭離心頗為急切，釋尊只提示「法味同受」、「財利共享」的原則，他們即能淡泊知足，和諧共存，固然無須制定戒律以規範導正。

二、後因僧品雜染，逐漸制戒以攝僧

但是其後比丘人數日增，僧團事務日益繁多：有些僧眾或放逸而犯罪，或愚昧而受譏諷嫌惡，或一起居住而產生紛爭；比丘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皆與社會經濟有關；對於不妨礙正法的世俗風尚，也不必故意違背常情，標新立異，而跟世人共起諍論。釋尊於是適應當時四眾的要求，一一立制。為了遏止性罪和足以引生性罪的因緣，以及容易受世人疑慮譏毀的行為，制定戒條，每半月誦讀複習，稱為「波羅提木叉」。其餘像參加和退出僧團的規定，安居、誦讀戒條的規則等，大抵受佛的指導而經常執行，這是結集所編集出的「雜跋渠」[17]。比丘出家，在於追求解脫自由，但群眾相處，不能沒有法制，否

[17] 印順法師提到《摩訶僧祇律》的組織大異於其他上座部律的組織，並認為「雜跋渠」這一部分的類集是很古老的形態。最初僧團運作的規則（如參加僧團及退出之規定，安居，誦戒之規則等），是以偈頌的方式附屬於戒經（起初是稱為「法隨順法偈」的）；偈頌的內容為「集錄僧團的行法等，標目的類集」（即把標目編成偈頌），這一部分在大眾部名為「雜跋渠」（現存摩訶僧祇律中的一個「章節」名稱，又作「雜誦跋渠」），

則會互相侵犯爭奪，使身心不安寧，無法以和合安樂為相處之道。佛遊化人間，必須適應不同的時地，否則會受到譏毀摧殘，難以生存。

三、制戒以攝僧，能讓正法久住，意義深遠

求正法長久住世，全要依賴這「攝僧」的制度啊！佛教的僧制，泯除階級，均等貧富，齊同貴賤老少；融合法治和德化於一爐，實在兼具了自由與團結的精神。僧制本是世間之事，或作為道德的訓誡，或作為僧團的組織方式，或作為衣食等瑣碎事的管理，而佛制不許白衣（在家信眾）聽聞。古舊相傳有人曾竊聽戒法，金剛力士擊殺了他。僧團極為公開透明，但僧制內容則深隱不為人知，為什麼呢？只因為僧眾和樂平等共住的生活制度，驚世駭俗，未能為時人所明白罷了。

肆、因佛教之開展，而引生的外來障礙

（壹）僧團受到社會等的壓迫，尤以外道為多

隨著佛教開展，外來的阻礙亦隨之出現。婆羅門反對佛教，是因為佛教完全反對婆羅門教三大綱領。苦行沙門反對佛教，是因為佛教訶責苦行者為愚癡。釋尊常與四眾弟子一起遊化，貧人乞丐也會隨行。這一無所有的修行者集團四處遊行，常常令城主頒佈限制捐獻的制度，又村主問難釋尊，好像蒺藜般多刺。其餘如農奴出家，怠慢工作；武夫歸依，解除裝甲，皆令統治者不高興。然而，釋尊的教化，以究竟解脫為主，對如何救濟社會，受限於時勢，未能一展所長。所以壓迫佛教，亦以外道居多。有外道買通淫女，帶鉢盂誹謗佛行淫；也有殺美女埋屍給孤獨園，詆毀釋尊殺人，亦有挖火坑、請食毒飯加害佛陀，當中尤以提婆達多的摧殘佛教最為激烈。

（貳）提婆達多之摧殘佛教，被視為最烈

提婆達多，乃佛的堂弟，從佛出家，受韋提希的兒子阿闍世的敬禮，染著利養，於是與阿闍世密謀，勸他殺父頻毘娑羅王篡位繼任新王，而提婆達多自己則殺佛別創新教，自許為新佛。他多番謀害佛陀，初次遣放醉象，其次指

上座部名為（律的）本母——摩得勒伽（māṭrkā）。

使狂人，後來投擲大石，皆達不到目的。提婆達多自稱大師，創立五法為正道，詆毀八正道為非道。五法是：一、盡形壽穿糞掃衣；二、盡形壽常常乞食；三、盡形壽只是一坐食；四、盡形壽常坐在露天地方；五、盡形壽不食一切魚、肉、血味、鹽、酥、乳等（或作：不食鹽；不食酥乳；不食魚肉；常乞食；春夏八月坐在露天地方，冬四月住草庵）。按五法甚為嚴厲，頗類似耆那教苦行的教法。當時的群眾仍崇尚苦行，令五百新入佛門者，一時叛教離去。

（參）釋尊與弟子以德化怨，於心安理得中取勝

佛及弟子雖屢受到政治、宗教的迫害，但從未喧鬧，很少感情用事，沈靜悲憫，一貫以道德感化，最後於心安理得中獲勝。

第五節、入涅槃

壹、釋尊最後遊行的預言

釋尊遊化了四十五年，年已八十。由王舍城走到拘尸那城，是最後一次遊化。途經波吒釐子城，當時城市剛剛建築，佛即預言它將來甚為繁榮。

貳、釋尊最後之教誨與入滅

（壹）釋尊安居時已重病，故阿難知佛入滅期近，請佛為弟子開示出生死之道

佛又與弟子渡過恆河，進入毘舍離。正值雨季，佛想於城外波梨婆村安居，但時世飢荒，因此他囑弟子解散，獨自與阿難居於此處。

這時，佛已病重，自知教化的因緣已完畢，但由於弟子大多不在身邊，不宜即入涅槃，於是支撐以待因緣。阿難知道佛入滅時間將近，於是請求教示遺訓，釋尊說：「我不統攝信眾，也沒有指示。你們當以自己為依止，以法為依止，此外別無其他依止，即應該依據四念處而修行」。四念處是七覺支的初基、遠離四種顛倒的妙法，是出離生死的唯一可依循之道。

（貳）釋尊安居畢即入村應供說法，因食純陀之旃檀耳而病益劇

佛安居完畢，入城乞食，為信眾說法。翌日，佛勉力朝拘尸那前行，途經路

乾荼村，宣說「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」四種教法，總括佛學的大綱，以及目的所在。佛再進入波婆村，吃了金工純陀所奉獻的旃檀耳，病情惡化。途中，佛腹痛，排出血便，疲累不堪，於是命阿難鋪地，坐下稍息。他們很快繼續前行，於拘孫河沐浴；住宿拘尸那城外希連禪河畔兩棵娑羅樹之間。外道須跋陀羅聽聞釋尊夜半將入涅槃，請求見面解決疑惑，阿難以釋尊太疲乏拒絕。但須拔陀羅不停懇求，佛憐愍他，叫他入內，告訴他唯有修習八正道，才能得沙門果。須跋陀羅聽後證果，成為佛最後一位弟子。

（肆）釋尊作最後之教誨後，從容入滅

這時候，大眾知佛將入滅，未捨離欲貪者，不能克制自己，悲痛落淚，佛於是起身作最後教誨，說：「你們切勿以為失去了老師，我涅槃後，之前所說的法和律，便是你們的老師」。佛表示有疑者，可快快提問，切勿有懷疑而不求解決。世尊提示了三次，仍無人問，於是再向弟子說：「你們切勿憂慮煩惱，就算我多在世間一劫，也會有入滅的一天。世間事物就是這樣，你們應當精進修行啊！由現在起，我的弟子們依法展轉宏化，即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」。釋尊忍受疾病，為弟子說法，安慰他們，勉勵他們，釋尊教誡誠懇和篤實，由此可見了！釋尊教誡完畢，從容入滅，當時是二月十五日夜半。

參、釋尊之荼毘

侍奉佛涅槃的大弟子，唯有阿那律和阿難，接著把佛舍利移放於郊外的天冠寺，等待比丘眾到來。七日後，大迦葉共五百比丘來到，然後依據轉輪王的禮儀荼毘火化。